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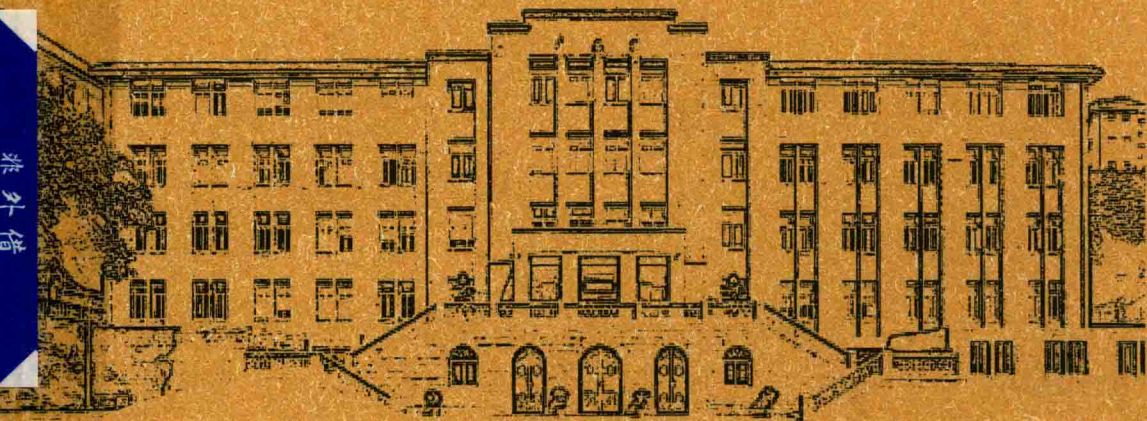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学术文库

Academic Series of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老舍作品在俄罗斯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ао Шэ в России

李春雨 著



非外借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学术文库

Academic Series of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项目批准号: 20720161034

老舍作品在俄罗斯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ао Шэ в России

李春雨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作品在俄罗斯/李春雨著.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615-7130-9

I. ①老… II. ①李… III. ①老舍(1899—1966)—俄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H355.9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3634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王扬帆
封面设计 李夏凌
技术编辑 许克华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市万美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 00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314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前言

“中国文学在国外”既是海外汉学的重要板块,也是比较文学的基本课题之一。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国外译介和接受的情况,既可以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文学这一中国精神文化重要载体的态度,也可以借此加深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进而促进中外文明的双向交流,达到“互识”“互证”“互补”的重要目的。本书以“老舍作品在俄罗斯”为研究客体,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作家老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老舍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俄罗斯在老舍翻译与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与同时代作家茅盾、巴金等人一起,继鲁迅之后,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新天地,开拓了新内容,开创了新形式,为其确立与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作为从大杂院走出的平民作家,其作品语言通俗易懂,取材贴近普通人民生活,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老舍在小说和戏剧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推向顶峰,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艺术水平”“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的成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全集》(全19卷)编后记中说:“老舍是我国现代文学大师。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以独特的文学个性,多姿的文学样式,创作了近八百万字的作品,深得读者喜爱,生前就有‘语言大师’之称,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是我国新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瑰宝。”^②

老舍的作品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以及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受到世界各国读者与研究者的喜爱与关注。“老舍部分作品已翻译成28种语言,居中国现代作家之首。”^③世界范围内的“老舍热”持

① 曹万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1898—2015)(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02.

② 老舍.老舍全集(全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704.

③ 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7.

久不衰,使得老舍研究成为海外汉学,特别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蓬勃发展的重要方面。

老舍是俄罗斯人民最为热爱、关注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老舍的作品,以其小人物主题所折射的人道主义关怀,市民社会批判主题所秉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两大光辉文学传统相契合,与俄罗斯人民在阅读视野上达到重合,令其备感亲近,《骆驼祥子》《月牙儿》《猫城记》等译作经久不衰。俄罗斯老舍作品翻译与研究迄今已逾七八十年,成绩斐然。老舍俄译作品种类丰富,出版规模大,传播范围广,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

本研究立意根据笔者赴俄搜集整理的最新、最全的第一手俄文研究资料,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俄罗斯老舍作品翻译与研究的历程,客观评价其成绩和贡献,重点评述代表性译者和研究者的成果。采用接受研究的方法分析中俄两国对老舍代表作品的接受异同,借助充分的译例分析对老舍作品俄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俄罗斯学界对老舍创作的整体认知,以及俄罗斯老舍翻译与研究的整体特色。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老舍与俄罗斯的双向联系	1
第二节 俄罗斯老舍作品翻译与研究的巨大成绩	9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全书架构	10
第一章 翻译研究纵览	16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	17
第二节 友好背景下的大规模译介	25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高度关注	34
第四节 苏联末期的高潮 10 年	39
第五节 当代俄罗斯的老舍作品译介	45
本章小结	50
第二章 译者学者评述	52
第一节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与“京味儿”系列	53
第二节 谢曼诺夫与幽默讽刺系列	59
第三节 安季波夫斯基与老舍早期创作研究	66
第四节 博洛京娜与老舍战争年代创作研究	72
第五节 罗季奥诺夫与老舍国民性主题创作研究	77
本章小结	85
第三章 作品接受研究	87
第一节 各体裁译作传播排行	87
第二节 公认杰作的对等接受——《骆驼祥子》	94
第三节 跌宕起伏的讽刺神作——《猫城记》	99
第四节 未逢其时的经典——《茶馆》《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	105
第五节 其他主要作品——《正红旗下》《离婚》	113
本章小结	121

第四章 作品翻译研究.....	122
第一节 “不可译”的幽默.....	122
第二节 俗语典故翻译.....	133
第三节 特色称谓语翻译.....	152
第四节 误译研究.....	164
第五节 忠实基础上的点烦与调整.....	187
本章小结.....	200
结 论.....	201
第一节 中俄学界对老舍创作的认知差异.....	201
第二节 俄罗斯老舍翻译与研究的整体特色.....	211
第三节 研究发现和未来方向.....	214
附录 1 俄文老舍研究资料目录(1934—2017)	217
附录 2 老舍作品俄译年表(1943—2014)	243
参考文献.....	251
后 记.....	269



第一节 老舍与俄罗斯的双向联系

基于中俄两国命运纠缠的历史渊源,老舍与俄罗斯的联系同样是双向而紧密的。一方面,老舍作品在俄罗斯广泛流传,深受读者喜爱,老舍本人与同时代的众多苏联译者和学者不仅有直接交流,而且结下了深厚友谊。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不管是俄国古典文学,还是苏联文学——均对老舍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决定了老舍的个人命运。

一、老舍与俄罗斯普通读者

在苏联,中国作家老舍具有很高知名度,《月牙儿》《骆驼祥子》《猫城记》等代表性译作更是家喻户晓。2013年冬,我在圣彼得堡访学,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搜集资料,其间发生的一个插曲令笔者记忆犹新。那天,我冒雪来到位于喷泉河沿岸街36号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报刊分部,搜集俄文辞书中的“老舍”词条。图书馆是老房子,木质结构,古朴而亲切。辞书部坐落于二层,入门便是借书台,厅内是宽大的书桌和座椅,最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我径直来到书架旁,不得要领地一本一本翻过去。兴许看我是外国人,图书管理员——一位50多岁的阿姨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告诉她我需要中国作家老舍的辞书条目,她对这个名字似乎耳熟,便问我他有哪些作品。我说:“有 *Рикша* (《骆驼祥子》) 和 *Записки о Кошачьем городе* (《猫城记》)。”听到《猫城记》,她忽然两眼兴奋得发亮:“我知道《猫城记》,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期《新世界》。”我闻言心头一暖,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猫城记》译文最初发表于《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6期,当时她刚上小学六年级,小说的具体细节如今已经记不清了,但对其中的“猫人”却仍然印象深刻。得知我正在研究老舍在俄罗斯的传播情况,她十分高兴,热心地帮我找来了所有相关辞书。

在当代俄罗斯,老舍作品翻译出版的规模和密度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

语,但所幸很多俄译作品都能在网上找到电子版,可供下载或在线阅读。有些年轻读者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验。在这些浮光掠影式的观感中,偶尔也能发现精辟独到、一语中的的评论。比如,网友“安东尼娜 82”2013 年在最大的俄语电子图书馆之一“Librusec”上对 1991 年版的《老舍选集》评论道:

老实说,我很少读中国文学作品。也许是因为太懒,记不住中国的人名和地名;也许是因为不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阅读时总要查词。但这本文集却令我欲罢不能,特别是其中收录了不同体裁的作品。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中国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不过,如果说我们的主人公梦想的是一件新大衣,那么他的这位中国的难兄难弟梦想的则是一辆人力车。我很想知道,人力车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吗?……在读乌托邦小说《猫城记》时,我总感觉,小说描写的是当代俄罗斯,尽管小说发生在火星,而主人公是面目可憎的猫人。比如对于官僚制度的讽刺:“作官多来钱,除了吃迷叶,还可以多买外国的东西,多讨几个老婆。不作官的不过只分些迷叶吃罢了。再说,作官并不累,官多事少,想作事也没事可作。”再比如所谓的“图书馆革命”……恶毒的幻想,遗憾的是,像极了今天的现实。^①

这位读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学了解得并不多,但她对老舍作品的把握是多么准确: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令她想起了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而老舍的讽刺杰作《猫城记》,尽管披上了科幻小说的伪装,却仍然令她联想到了当代俄罗斯的现状。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老舍经典作品对于今天的俄罗斯读者仍具吸引力,能够引起他们了解中国的兴趣。

二、老舍与苏联汉学界

老舍生前与苏联汉学界过从甚密。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担任北京市中苏友协副会长,曾三次率团或随团访苏,每次都激动难抑:“每次到苏联去都使我喜欢得像小孩子过新年似的。”(《会外散记》15:27^②)老舍与很多汉学家和俄译者都有过亲切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佳话和感人故事。已故高莽先生时任

^① <https://librusec.pro/a/42611>

^② 本书引用的老舍著述文字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的《老舍全集》(全 19 卷)。以下不再一一注释,仅在括号内标注作品名、卷数和页数。例如(15:27),即第 15 卷第 27 页。

随团翻译,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记叙这些往事,此处不赘。^①我们只介绍一些国内较少人知的,来自苏联汉学家的回忆。

苏联驻华大使,著名汉学家费德林(Н.Т. Федоренко)曾先后为斯大林及赫鲁晓夫两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与毛泽东的会谈担任翻译,与中国文艺界精英人士交往甚密。他在《中国札记》(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58)一书中专章记叙老舍——“北京的歌者”。该书对老舍的描述细腻生动,极富感染力:

当你看着老舍的时候,会感觉到一股看不见的狡黠的笑意在他脸上游荡,触到嘴角,从一边脸颊滑过另一边脸颊,停到竖起的一缕头发上,落进酒窝里,沉到眼睛里去。老舍的嘴角微微上翘,仿佛略带微笑。弯弯的短眉微微上挑,仿佛为什么感到惊讶似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老舍总是很平心静气,任何时候都波澜不惊。他穿衣服很讲究。我在很多不同场合见过他,他总是着装得体,有品位。^②

费德林初次结识老舍是在1940年,在四川歌乐山郭沫若住所的一次作家聚会上。当晚,老舍展现出的多样才华令费德林赞叹不已:

我还记得,他表演了一个即兴小品,一人分饰三角,用他的面部表情和声音,甚至还有双手和姿势。有时候他的整个人隐退到影子里,只剩下一双手在观众的视线里,那双手是那么灵活,那么富于表现力,像会说话一样,它们一会儿轻拍彼此,一会儿吵吵闹闹,引起阵阵喝彩声。演唱京剧的时候,老舍唱得十分动情,十分真挚,他知道那么多的京剧曲目,一个人可以演一台戏……他还时不时地加入一些夸张搞笑的成分,非常诙谐,又极有分寸。^③

著名汉学家施耐德(М.Е. Шнейдер)是老舍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位苏联友人。他与老舍相交近10年,1957年老舍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二人就建立了深厚友谊。1959年老舍第三次访苏,刚到苏联便腰痛发作,多亏施耐德及时找来德国进口的专治风湿与神经痛的蜂毒药膏,老舍的病情才得

① 《老舍研究在苏联》《老舍先生访苏琐记(五篇)》《老舍先生和俄译者》,三篇文章同时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1期,分别署名野婴、高莽、乌兰汗。

② Федоренко Н.Т. Лао Шэ—певец Пекина // Китайские записи. -М., 1958.-С. 371.

③ Там же.-С. 378.

到控制,完成了访苏行程。老舍对此十分感激,在《会外散记》中回忆说:“热诚招待的施耐德马上去请来医生……各处去给我找药,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才好!”(15:27)

1959年秋,施耐德第一次到老舍家做客,亲眼见证了老舍对养花的痴迷,特别是菊花。“作家亲手在自家花房里培育了很多种菊花,还给每个新品种起了名字。”这让他了解到,老舍在作品中展示的“与一切恶势力做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正是他从对一切生命和美好事物的巨大热爱中汲取的”^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老舍全集》收录的唯一一封写给苏联友人的信就是给施耐德的(15:731)。该信写于1965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廿三),全文如下:

施耐德同志:

首先向您祝贺春喜!春节中儿女都归来团聚。颇多琐事,迟复赐函,祈鉴谅!何时有暇,祈赐电话(55.4879),约定会晤时间,欢迎您来!我仍住原处,唯丰盛胡同已改为丰富胡同,新号数为十九号。致

敬礼!

老舍

廿四

由信的内容可知,这是老舍给施耐德的回信。应该是施耐德在此前致信中提到了登门拜访(应该是拜年)的请求。

1966年2月6日,在老舍家中,施耐德最后一次见到老舍。“老舍气色不好,看上去很苍老,抱怨身体越来越差。”^②施耐德给老舍送来了由他参与翻译的《老舍短篇小说集》(科学出版社,1965),并说《离婚》俄译本也将很快与苏联读者见面。这些消息令老舍十分欣慰。临别时,老舍送给施耐德一个漂亮的瓷碗,并对他说在他那里可能会保管得更好些。“这些话,在半年后噩耗传到莫斯科时,变得意味深长。”^③

在中苏交恶、老舍遭受迫害的年代,苏联学界没有忘记这位苏联人民的老朋友,为他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1969年、1974年、1979年,为纪念老舍70周年、75周年、80周年诞辰,苏中友协、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东方学所

① Шнейдер М.Е. Памяти друга//Иностр. лит. 1979,-№ 2,-С. 212.

② Там же.-С. 213.

③ Там же.

在莫斯科友谊宫与外国友人共同举办纪念晚会,以纪念老舍——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小说家、戏剧家、人大代表、苏联人民的老朋友。“塔斯社”以及《真理报》《消息报》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施耐德在悼念文章中指出:

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老舍有两个生命。一个被残暴无知的红卫兵夺去了,而另外一个则是任何人永远无法剥夺的,它与其伟大作品和事业同在,万世长存!热切希望,中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有朝一日能够再有机会读到老舍的精彩作品。^①

三、老舍与俄罗斯文学

无论俄国文学,还是苏联文学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在1954年发表的《为中苏伟大友谊欢呼》一文中,老舍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已经非常喜欢托尔斯泰、果戈理,和其他的伟大俄国作家。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先进文学成为我们学习苏联的心灵培养的读本。”(14:549)由此可见,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先进文学对老舍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尽管同样巨大,但也是不尽相同的。而老舍本人对两种文学的接触也有先后之别。1944年8月1日,老舍曾用英文致信苏联作家协会,信中说:

我读过许多俄罗斯古典作家的著作,其中大部分是十九世纪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它们曾鼓舞我去从事进一步的创作工作。这些作品几乎都是读的英译本,它比中文本要好得多。但惭愧的是,我很少读过俄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我希望最近能有机会阅读它们。在我看来,俄国文学是世界伟大的文学中最突出的。所有现代中国作家都感激俄国文学,如果没有俄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完善的。正因为如此,我强烈渴望了解1917年后的俄国作品,因为它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智慧。(15:601)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信息:第一,在1944年以前,老舍通过英译本阅读了大量19世纪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并对其推崇备至。第二,老舍对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现代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接触最早也是在1944年以后。追寻俄罗斯文学在老舍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可大致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将其分成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以俄国古典文学为主;

^① Там же.-С. 214.

1949年以后,以苏联文学为主。

相较于欧洲文学,老舍接触俄罗斯文学较晚。20世纪20年代旅英期间,老舍就开始系统研读欧洲文学史,并在英语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创作了三四部长篇。老舍说:“要写作,便须读书。读书与著书是不可分离的事。”(《写与读》17:463)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近代英法小说,老舍无所不读。不过,创作环境使然,旅英期间老舍更多集中于英语文学和欧洲文学,而接触俄国文学则是在1932年回国以后才开始,因为当时“国内的翻译小说以俄国的为最多”(《读与写》17:406)。在经过比较甄别之后,老舍对俄国文学给予了最高评价:“我觉得俄国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最’伟大的。我的才力不够去学它们的,可是有它们在心中,我就能因自惭才短而希望自己别太低级,勿甘自弃。”(《写与读》17:463)老舍对俄国文学的推崇,可归结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

在思想内容和创作题材上,俄国经典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着重反映社会不公和底层民众疾苦,这极大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斗争求生存,为民众与呼”的现实需求。正如老舍在《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所指出的:

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小说创作就受到西方叛逆文学的很大影响,特别是俄罗斯学派的影响。其结果是现代作家在处理作品题材的时候,采取了较为严肃的态度。比如,托尔斯泰等作家对普通人民的疾苦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极为生动、热情的描述,中国作家可能并不一定同意他们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和他的极端真诚真挚鼓舞了许多新派中国作家去写作,使他们的创作也尽可能地真挚动人。为什么三十年来中国作家连一个侦探故事也没有写过,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感谢俄国的影响。(17:481)

在艺术手法和技巧方面,俄国文学作品浑然天成,不着痕迹。“契诃夫、安得烈夫的形式极完整,有时看去几乎没有形式的痕迹,非有很大的工夫看不出来。”(《读与写》17:406)除此之外,便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描写。“英国作家描写一个人,只要描写得漂漂亮亮就差不多,俄国作家则描写得把他的灵魂也表现了出来。”(《读与写》17:406)在接触了俄国小说之后,老舍觉得自己所写的东西分量太轻,过于肤浅,决定以俄国作家的作品“为一个借镜”,往深里写。《离婚》和《骆驼祥子》都受到了俄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创作后者时,老舍努力深刻揭示主人公的心理,想借此“把读者的灵魂感动”(《读与写》17:407)。

在俄国作家中,令老舍最为推崇,受教最深的是托尔斯泰和果戈理。托尔斯泰对老舍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心理刻画。老舍认为,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度为其他各国作家所没有”(《读与写》17:406),其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恐怕是谁也比不上的”(《中国现代小说》17:481)。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深刻天才更多的是令老舍瞻仰膜拜,以为借镜;那么果戈理的幽默讽刺才华则令老舍感到亲近,足以模仿。和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一样,果戈理也在老舍创作中留下了深刻印迹。老舍创作《西望长安》之初原本立志将其写成中国的《钦差大臣》。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具化为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所营造的文艺创作环境。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由苏联发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中国文艺界奉为“整个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①。作为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老舍对此是完全接受的。他不止一次表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世界上最前进的最优秀的方法”,而且苏联作家“是进步人类公认的最前进的作家”(《中苏文学的亲密关系》17:738)。1959年6月,从苏联参加完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归国之后,老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归自莫斯科》,以“热辣辣的文字”抒发了自己激动难抑的心情:

苏联作家笔下所描绘的今天,会使全人类看到人类应有的明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确有振奋全世界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已是世界范围的了,这个力量足以打退任何修正主义与一切邪魔外道。不管修正主义者怎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也无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如旭日东升,普照全世。(15:25)

然而,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非同时期苏联所提倡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最初由斯大林钦定,并最终确定于1934年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②然而,经过20年

①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M].//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49.

②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M].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13.

的文学创作实践,一度先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暴露出“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一系列问题。在1954年的苏联第二届作家代表大会上,经由作家西蒙诺夫提议,删去了定义中“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表述。与此同时,苏联文艺学界对该方法展开讨论,提出了“写真实”“干预生活”等口号。

苏联文艺界的这些变化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也曾引起一些反响,特别是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但这种情况持续不久,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的社论,批判“右派分子”企图在提倡艺术真实性的旗号下“暴露社会生活阴暗面”的罪恶用心。在这种背景下,老舍发表《论中苏文学的亲密关系》(1957年11月)、《新的文学传统》(1957年11月3日)等文章,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做前提”(17:738),必须发挥“改造现实”“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17:738),其“创造性首先表现在作品中政治性的强烈”(16:345)。由此出发,老舍对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和丛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做出批判,指责他们丑化人民,反对农业合作化,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对人民毫无正确的教益。他尖锐地指出:“修正主义的先生们,正是要抽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育作用,以便任意贩卖反动思想,在文学作品里散播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敌对的毒素。他们已经放出不少这样的毒草,我们得趁早加以铲除,毫不留情。”(17:740)

从以上表态不难发现引自苏联并被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对老舍的影响之深。可以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准确地说,是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秉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文艺创作的环境与氛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极大地左右了老舍的创作思想和道路,导致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一直在政治性与文艺性,追随政策与回归自我之间反复摇摆,走过了一波三折的创作轨迹。

综上所述,20世纪30—40年代,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从文艺层面对老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学则超越俄罗斯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规约从思想政治层面对老舍创作道路产生了影响。

正是得益于老舍与俄罗斯在以上三个层面的双向联系,俄罗斯在老舍翻译与研究领域才取得了重大成绩,不仅为本课题研究赋予了特殊意义,也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二节 俄罗斯老舍作品翻译与研究的巨大成绩

在世界各国对老舍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中,俄罗斯起步较早,持久不衰,成果丰硕。李明滨教授认为,“在苏联最受重视的中国现代作家,除了鲁迅,就是老舍”^①。老舍的作品以其小人物主题所折射的人道主义关怀,市民社会批判主题所秉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两大光辉文学传统相契合,与苏俄读者在“期待视界”上达到融合,令其备感亲近。《月牙儿》《骆驼祥子》《猫城记》等译作均广为流传,成为苏俄翻译文学中的经典。自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译介以来,俄罗斯对老舍的翻译与研究从未间断,且一直保持了较高热度,正如著名汉学家斯佩什涅夫(Н.А. Спешнев,汉名司格林)所戏言:“在苏俄没有‘老舍热’,因为从来没有凉过。”^②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关注铸就了翻译与研究的双丰收。

在世界各国对老舍作品的翻译中,无论在译作种类、覆盖面上,还是在译作质量上,俄罗斯都名列前茅。我们不妨将老舍作品俄译与英译情况做一对比。据《老舍作品英译研究》一书,“老舍作品英译数量众多,居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英译之首。迄今为止,7部完整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34篇短篇小说、5部戏剧、8篇散文英译本问世,名著均有多译本”^③。而据笔者统计,截至目前,被译成俄语的老舍作品不下120种,基本涵盖了作家各个时期、各类体裁的主要代表作品。其中包括10部完整长篇小说、3部中篇小说、32部短篇小说、7部戏剧、68篇各类文章。^④由此可见,在各类作品的翻译数量上俄译都接近或超过英译。唯一不如英译的是重译现象。老舍很多作品都有多个英译本,而俄译中只有剧本《方珍珠》、短篇小说《末一块钱》和《大悲寺外》各有两个译本,其余作品均只有单一译本。但需要指出的是,英译成绩并非一国之功,

① 李明滨.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258.

② 转引自曾广灿.老舍研究纵览(1929—1986)[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145.

③ 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

④ 具体篇目详见本书附录2。需要指出的是,中俄两国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体裁分类时,有时会出现分歧。比如《无名高地有了名》和《小坡的生日》在中国被界定为长篇小说,在俄罗斯分别被界定为中篇(повесть)和中篇童话(повесть-сказка);《月牙儿》和《阳光》在中国被界定为中篇小说,在俄罗斯被界定为短篇(рассказ)。本书在统计相关数据时,均以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定为准。

不仅有包括英美在内的英语国家的译入行为,也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译出行为。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俄罗斯对老舍作品的翻译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英语国家。不仅如此,老舍译作在俄罗斯的出版规模也十分巨大。据俄罗斯学者统计,俄罗斯共计发行老舍译作单行本 22 种,总印数逾 100 万册。在俄罗斯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方面,就译作单行本数量而言,老舍位列第一;就总发行量而言,老舍仅次于鲁迅,远高于其他人。^①

与翻译出版的巨大规模相对应,俄罗斯在老舍研究领域也是硕果累累。俄罗斯老舍研究至今已逾 80 年历史,一共产生了 4 篇副博士^②学位论文,3 部专著,1 部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以及包括评论、综述、回忆录、百科辞书条目在内的近 180 篇(部)研究文献。其中很多成果对于自我时代的世界老舍研究都带有填补空白、扭转偏差的重要意义。苏俄学者凭借文化他者的审美敏觉,从本民族文化基因和文学传统出发考察老舍创作,得到了很多别具只眼的结论,发现了很多中国学界习焉不察的细节。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老舍研究无疑是一种补益。总而言之,俄罗斯汉学界在老舍翻译与研究领域成绩斐然,贡献突出,非常有必要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介绍,但目前中俄两国学界在此方面的工作是明显不够的。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全书架构

总体而言,俄罗斯学界对本国老舍翻译与研究的史学梳理和理论概括尚未正式展开。俄罗斯汉学界绝少对老舍作品俄译进行研究,截至目前,只有 3 篇相关论文。沙特拉夫卡(А.В. Шатравка)在 2010 年发表的《当代中国作家作品中专有名词的俄译问题——以老舍俄译作品为例》论及老舍作品称谓语俄译的一些典型问题,但其讨论比较空泛,不够深入。2017 年新近发表了 2 篇老舍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一篇是格里戈里耶娃(А.А. Григорьева)的《文学翻译中的实用主义改写——以老舍〈猫城记〉俄译为例》,一篇是西多罗娃

① 参见 Родионов А.А. Постижение духовного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мира Лу Синя в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2.-Т. 2.-С. 10. 该文统计数据如下:鲁迅俄译作品单行本共 20 种,总印数 1 463 225 册;老舍共 22 种,1 014 700 册;张天翼共 11 种,862 000 册;茅盾共 13 种,680 600 册;巴金共 7 种,555 000 册;郭沫若共 11 种,460 000 册;叶圣陶共 3 种,210 000 册。

② 副博士,俄文为“кандидат наук”,字面意思为“研究候选人”,源自苏联学位体制,目前主要由俄罗斯等苏联国家教育机构培养并授予,相当于欧美或我国的博士。